

## · 经典研究 ·

金元以前《黄帝内经》玄府学说形成与发展探讨<sup>※</sup>赵蕊 张紫微 丰明媚 边文静 邓欢 杨天笑 张再康<sup>▲</sup>

**摘要** 为探讨《黄帝内经》玄府学说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文中对金元以前《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构建和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构建和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奠基阶段,道家经典著作《老子》“玄牝”的创建,张家山汉简《引书》中“玄府”一词的首次提出,为《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形成阶段,《黄帝内经》首次明确了玄府的内涵,补充了生理、病理、治则治法,形成较为完整的玄府学说。在发展阶段,张仲景、杨上善、王冰对《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众医家在“腠理”和“窍”两个核心概念上进行了深入探索,促进了《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深化发展,对刘完素创建广义“玄府学说”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经过道家 and 医家长期的努力探索,直到金元时期,刘完素终于创造性地构建了无处不在的广义玄府学说,为中医理论注入了新的思想,为中医临床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关键词** 金元之前;《黄帝内经》;玄府学说;形成;发展

从春秋战国至秦汉伊始,医者便对“玄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黄帝内经》认为“玄府”是为汗孔,是人体的重要微观结构,具有排泄汗液、调节营卫、抵御外邪等功能,现代学者将其概括为“狭义玄府学说”<sup>[1]</sup>。直至金元时期,刘完素赋予了玄府更为广泛的内涵,认为玄府是人身之中无处不有的细微通路 with 门户,具有流通气液、渗灌气血、运转神机等功能,现代学者称其为“广义玄府学说”<sup>[2]</sup>。

《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构建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嬗变过程。近代学者对《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发生学进行探究,认为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黄帝内经》首创“玄府”一词<sup>[3]</sup>。也有研究聚焦于金元之前《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发展轨迹,指出《伤寒杂病论》促进了《黄帝内经》玄府学说向广义玄府学术的演进<sup>[4]</sup>。但是这些研究比较零散和局限,缺乏系统性和历史性视角。为此,笔者对金元以前《黄帝内经》玄

府学说的构建和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旨在深入挖掘《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本质,也为研究刘完素广义玄府学说提供理论参考。

## 1 《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奠基

《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形成主要受到两部经典著作的重要影响:其一为道家经典《老子》,其提出的“玄牝”概念可能为《黄帝内经》“玄府”的早期雏形;其二为医学典籍《引书》(张家山汉简),该书首次在医学文献中使用“玄府”一词,可视为《黄帝内经》“玄府”概念的医学渊藪。这两部著作共同构成了《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理论基础,体现了道家哲学思想与早期医学理论的交融。

**1.1 《老子》** 早期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特别是在医学语言系统的构建和医学学术思想的阐释等诸多方面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sup>[5]</sup>。这一影响在《黄帝内经》“玄府”概念的形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理论雏形很可能源自《老子》中提出的“玄牝”概念。

“玄牝”出自《老子》第六章,书中言“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sup>[6]</sup>。“玄”者,细微、细小之意。在古代“玄”同“玄”,王筠《说文解字句读》云“玄、玄二字古文本同体,特两音两义耳”<sup>[7]</sup>,《说文通训定声》释“玄”曰“此字当从半纟。纟者丝之半,玄者糸之半,细小幽隐之谊。玄从此,会染丝意”<sup>[8]</sup>。因此,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河北省共建中医学文献学重点学科项目(No.202003302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中医各家学说)建设项目(No.zyyzdxk-2023021);河北中医学院燕赵医学研究重点项目(No.YZSZ2022001);河北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计划项目(No.2021112;No.2024085);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No.HB21ZX010);河北中医药大学2024年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No.XCXZYBS2024011;No.XCXZZSS2024022)

▲通信作者 张再康,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燕赵著名医家学术思想研究。E-mail:zhangzaikang88@163.com

•作者单位 河北中医药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91)

“玄”和“么”都有细小幽隐的意思。“牝”者，为孔洞。郑玄曰：“键，牡；闭，牝也。”“键闭”为古代的锁，牡为锁头，牝为锁器上的锁孔，孔颖达《疏》亦载“凡锁器，入者谓之牡，受者谓之牝”<sup>[9]</sup>。俞正燮注《老子》曰：“所谓虚牝者，如今言空洞……有穴而可受人者为牝。”<sup>[10]</sup>故“玄牝”为细小幽隐的孔洞或者孔窍。

《老子》认为玄牝这种结构万物悉备，如《老子》第一章描述玄牝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sup>[6]</sup>其“众”字描绘出了玄牝的广泛性。万物自身的玄牝如同呼吸般，随着自然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而有序地开阖张弛，源源不断地同自然界进行气液交换，获得生命的能量，并完成自身的生长壮老已的整个生命过程。故《老子》第六章提出“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sup>[6]24</sup>，李道纯注曰“阖辟呼吸，即玄牝之门，天地之根矣”<sup>[11]</sup>，深刻揭示了玄牝作为生命活动基础的重要地位。

将《老子》中的“玄牝”与《黄帝内经》中的“玄府”进行比较，二者具有高度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从内涵来看，《黄帝内经》中的“玄府”为汗孔，“玄府”之“玄”释为“神秘玄奥”，是古人对汗孔“幽微难见”最确切的描述。如张志聪云：“玄府者，乃汗所出之毛孔……盖幽玄而不可见者也。”<sup>[12]</sup>“府”者，贮藏、聚集之处，暗含着孔洞或者孔窍之意。津液聚于玄府汗孔，本身就是聚于孔洞或者孔窍。可见，《黄帝内经》“玄府”内涵秉承了《老子》“玄牝”的内涵指向。(2)从结构来看，玄牝是万物皆具的细小幽隐的孔窍，玄府汗孔则是人体中的细微孔窍，二者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3)从运动形式来看，万物玄牝随着自然的生长化收藏而往复翕张，玄府汗孔亦可根据四时昼夜的节律而开阖变化，二者具有相同的运动方式。(4)从功能上看，玄牝运行气液维护万物体内平衡状态，玄府也运行气液以维持人体内阴阳的和谐，二者功能相同。

因此，笔者认为，《黄帝内经》中的玄府很可能就是人体中的玄牝。这一观点得到清代医家刘松岩的支持，他在《目科捷径·玄府论》中明确指出：“玄府者，即《仙经》所云‘玄牝’‘规中’也。”<sup>[13]</sup>换言之，《老子》提出的“玄牝”概念可视为《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理论雏形。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在援哲入医思潮盛行的大背景下<sup>[14]</sup>，《黄帝内经》很可能在《老子》玄牝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玄府学说，玄府可能是自然界万物之“玄牝”映入人体的结果。现代学者金钊等也认为《老子》对“玄牝”的探索与思考影响了医学中“玄府”

的形成<sup>[15]</sup>。

**1.2 《引书》** 1983年，《引书》一书出土于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之中。该书是一部以老庄思想为理论框架阐释导引养生的书籍，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导引养生类专著<sup>[16]</sup>。值得注意的是，在《引书》的文末，首次提出了“玄府”这一重要概念：“治身欲与天地相求，犹橐籥也，虚而不屈，动而俞（愈）出。开（？）玄府，启繆门，阖（合）五藏（脏），逢（通？）九窍，利启阖奏（腠）理，此利身之道也”<sup>[17]168</sup>。这一记载不仅首次在医学文献中使用“玄府”术语，更将其置于天人相应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论述，为后世《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引书》认为玄府是人体之中天人相通的门户<sup>[18]</sup>，可通过开阖启闭来调节精气出入于人体<sup>[19]</sup>。虽然《引书》中并未明确解释“玄府”究竟为人体的何种结构，但《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的整理者认为，此处“玄府”即为后来《素问·水热穴论》所载的玄府汗孔<sup>[17]168</sup>。这一观点在《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sup>[20]172</sup>。高大伦通过考证研究，提出《引书》上承《老子》的思想<sup>[20]48</sup>，下启《黄帝内经》诸多医学理论<sup>[20]73</sup>。因此，笔者认为《引书》所提出的“玄府”概念，既是《老子》“玄牝”哲学思想在医学领域的最早体现，也是《黄帝内经》中“玄府”学说的直接理论来源。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玄府”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理论发展过程：从《老子》构建的万物“玄牝”哲学概念，到《引书》首创的医学“玄府”术语，最终在《黄帝内经》中形成系统的医学理论。这一演进过程清晰地展现了道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玄府”学说创建的深刻影响，为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和医学基础。

## 2 《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形成

先秦医家在吸收道家哲学思想和医学思想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和经验积累，逐步构建了《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理论体系。该学说首次明确了玄府的医学内涵——汗孔，并补充了玄府的生理、病理、治则、治法，从而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玄府学说。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黄帝内经》中关于玄府的论述仍以理论阐释为主，针对“开玄”治疗的具体方药记载相对较少，这一特点反映了早期医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理论与实践尚未完全平衡的历史状况。

《黄帝内经》首次对“玄府”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医

学界定,《素问·水热穴论》明确指出:“所谓玄府者,汗空也。”<sup>[21]63</sup>马蒔注释曰“汗孔虽细微,最为玄远,故曰玄”,揭示了“玄府”之命名缘由——既因其结构细微难察,又因其功能玄妙重要。汗孔,玄微难见,遍布全身,神妙莫测,犹如皮肤上的幽玄之门,因此《黄帝内经》也将其称为“鬼门”。人身有八万四千个汗孔,不仅调节着人体汗液的运行,也调节着人体元气的运行,故《黄帝内经》中也称玄府为“气门”。

相较于《引书》来说,《黄帝内经》对玄府的生理病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黄帝内经》认为,玄府汗孔具有抵御外邪、运行津液、调和营卫、调节体温、流通元气、排泄邪气的生理功能<sup>[22]</sup>。正常生理状态下,玄府当开则开,当合则合,开阖有度。若玄府过开,汗多妄泄而耗伤正气,则易发生津脱等疾病。如《灵枢·决气》曰:“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sup>[23]62</sup>若玄府过闭,汗液不得宣通,易发生身热、寒痹、水肿等疾病。如《素问·水热穴论》曰:“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肘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sup>[21]93</sup>

《黄帝内经》还提出了玄府郁闭疾病的治则治法,确立了以“开通”为核心的治疗理念,并提出了“发汗开玄”(亦称“开鬼门”)的具体治法。针对外感发热,《素问·玉机真藏论》指出,“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sup>[21]34</sup>,阐明了风寒侵袭肌表导致玄府闭塞,卫阳不得正常发越于外,怫郁而成身热的病机。《素问·生气通天论》则提出了“体若燔炭,汗出乃散”<sup>[21]14</sup>的治疗原则,强调通过汗法开通玄府,以使玄府得开,卫阳得以宣发,怫郁散而热退。对于发汗开玄之药味的选择,《黄帝内经》中主要以辛味药为主,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太阳之客……以辛润之,开发腠理,致津液,通气也”<sup>[21]156</sup>,以其辛能行能散,可开通玄府之郁闭,恢复气液之畅达。《素问·藏气法时论》虽记载了黄黍、鸡肉、桃、葱等辛味药物,但无具体方剂的记载,故尚未形成系统的方剂理论。

### 3 《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发展

**3.1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对玄府学说的发展** 《伤寒杂病论》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为汉代张仲景所著,是方书之祖。张仲景对《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发展做出了两大重要贡献:其一,张仲景书中虽未提到玄府,但其对腠理的拓展,为后世医家将腠理融入《黄帝内经》玄府体系中提供了借鉴<sup>[24-25]</sup>;其

二,张仲景创制了大量发汗的方剂,这些方剂治疗的疾病多种多样,弥补了《黄帝内经》中发汗开玄法有论无方的不足,为后世开玄方的创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3.1.1 腠理内涵的扩充** 张仲景将《黄帝内经》中“腠理”的范围从体表拓展到了体内。《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曰:“腠者,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气血所注;理者,皮肤脏腑之文理也。”<sup>[26]</sup>在结构上,张仲景认为腠理不仅分布在体表之上,还分布在五脏六腑之中,同三焦相连,是三焦通向脏腑的终末端<sup>[24]</sup>。在功能上,三焦和腠理又相互承接,腠理配合三焦,共同发挥人体内部元气、血液、水液的转运、疏布等功能。由此可见,张仲景从客观上实现了腠理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由局部到广泛、由线到面的质的跨越。

**3.1.2 发汗开玄方剂的补充** 张仲景围绕着腠理异常产生的疾病,创制了诸多发汗的方剂,将《黄帝内经》“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sup>[21]11</sup>的发汗开玄思想付诸实践,不仅完善了发汗开玄的治疗体系,更填补了《黄帝内经》有论无方的空白,为后世临床应用提供了重要范例。

据统计,《伤寒杂病论》共载有发汗方剂 23 首。如治疗体表玄府不通、邪气与卫气结于肺下的小柴胡汤,《医宗己任编》称“小柴胡汤养汗以开玄府”<sup>[27]</sup>;又如治疗外有风寒内有饮邪、体表玄府闭塞不通的小青龙汤,《本草纲目》称“盖小青龙治未发散表邪,使水气自毛窍而出,乃《黄帝内经》所谓开鬼门法也”<sup>[28]</sup>。此外,后世医家认为麻黄汤、桂枝汤、葛根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桂枝加葛根汤、桂枝二越婢一汤、小建中汤等诸多方剂均蕴含着发汗开玄的思想,为后世所推崇。

**3.2 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对玄府学说的发展** 《黄帝内经太素》为隋代杨上善所著,是现存的《黄帝内经》最早的注本<sup>[29]</sup>,曾在唐宋时期被列为官方医学教材。《黄帝内经太素》对《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发展有二:其一,首次明确提出“腠理即玄府”的观点,使得《黄帝内经》中“玄府”概念由门户、孔窍结构向管腔、通道结构转变;其二,首创“肾腠”与“骨空”等新概念,深化了对玄府系统的认识。杨上善对《黄帝内经》中玄府的阐释,虽未明确提出“玄府”为人身中无处不在的网络体系,但其理论创新实质开启了从《黄帝内经》狭义玄府向广义玄府的探索之路,为后世刘完素发展广义玄府学说奠定了重要基础,在玄府学说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3.2.1 首次明确提出“腠理即玄府” 杨上善首次明确提出腠理就是玄府。《黄帝内经太素·杂病》载：“汗之空名玄府者，谓腠理也。”<sup>[30]506</sup>自此，玄府不再仅仅是《黄帝内经》中的门户结构，同时还具有了腠理的管腔、通道的结构属性。杨上善认为玄府就如同能行水的沟渠一般，汗液能从此沟渠之中正常的宣发，邪气也能逆流而上侵入人体而产生疾病。如《黄帝内经太素·知官能》曰：“洫，谓沟渠，即腠理也。”<sup>[30]309</sup>《黄帝内经太素·虚实补泻》云：“洫，谓毛孔也，水逆流曰泝，谓邪气也，邪气入于腠理时，如水逆流于洫也。”<sup>[30]378</sup>这一理论创新不仅丰富了玄府学说的内涵，更为理解外邪入侵的病理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型。

3.2.2 首创“肾腠”与“骨空”概念 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中还创新性地提出了“肾腠”与“骨空”两个概念。《黄帝内经太素·气穴》注“风水”曰：“勇者腰脊用力劳甚，肾上腠开汗出，邪风因入，其风往来，内不得入府之余藏，外不得泄府之皮肤，聚水客于六府之中，行于皮传为肘肿，其本肾风所为，名曰风水也。”<sup>[30]158</sup>杨上善认为“肾上腠”为肾同外界相通的通道，也即“肾玄府”。“勇者腰脊用力劳甚”，津液本应从肾脏经玄府出于体表而为汗。但此时“肾上腠”被风所郁遏，余汗当出未出，留于皮内，故而生成水肿。关于“骨空”，其在《黄帝内经太素·骨空》中指出“言骨上有空，五谷津液入此骨空，资脑髓也。此骨空种数所在难分，此皆可知者，不可知者故置而不数也”<sup>[30]170</sup>，认为骨中也有同玄府相似的孔窍结构，这种孔窍不计其数，是津液、精微物质流入骨中、滋养骨髓的重要通道。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不仅拓展了玄府学说的理论内涵，更将其应用范围从体表延伸至脏腑和骨骼系统，体现了杨上善对玄府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3.3 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对玄府学说的发展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为唐代王冰所著，后经校正医书局林亿等点校而成。王冰对《黄帝内经》玄府学说发展的贡献在于对“窍”的发挥。一方面，王冰首次提出了“心孔”和“肺孔”这两种脏腑上的孔窍结构，虽言这种孔窍结构仅存于两脏，但却是古人对脏腑中的微观结构的积极探索，对后世将玄府这种人体微观结构由体表拓展到脏腑之中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另一方面，王冰为阐释人体气机升降出入，构建了一个由“横窍”和“纵窍”组成的人身之中无处不有的网络通道系统，王明杰等学者认为王冰对“横窍”“纵窍”的探索对《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也启发了金元时期刘完素广义玄府学说的产生<sup>[31]</sup>。

3.3.1 首创“心孔”和“肺孔”概念 王冰创造性地提出了“心孔”和“肺孔”概念。《重广补注黄帝内经》曰：“心形如未敷莲花，中有九空，以导引天真之气。神之宇也。”<sup>[32]331</sup>又云：“肺之形似人肩，二布叶，数小叶，中有二十四空，行列以分布诸藏清浊之气。主藏魄也。”<sup>[32]335</sup>王冰认为孔窍结构不仅分布在体表之中，也存在于心、肺两脏之上。其中心有九孔，具有通行元气、贮藏心神之功；肺有二十四孔，可交通脏腑之气与天地之清气、贮藏肺魄。王冰提出的心肺孔窍结构理论虽然与现代解剖学认知存在一定差异，但其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这是对《黄帝内经》脏腑微观结构理论的深化发展，代表了古代医家对人体微观世界的积极探索。其次，这一理论直接影响了金元时期刘完素的学术思想，为其创建广义“玄府学说”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再者，王冰关于心孔、肺孔具有藏神功能的论述，很可能启发了刘完素对玄府“转运神机”功能的阐发。这些理论创见不仅丰富了中医藏象学说，更推动了中医微观结构理论的发展。

3.3.2 首创“横窍”和“纵窍”概念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曰：“窍横者，皆有出入去来之气。窍竖者，皆有阴阳升降之气往复于中。”<sup>[32]349</sup>王冰构建了一个由“横窍”和“纵窍”所组成的气机升降出入的网络体系，这一体系在人身之中无处不在，分别承担着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重要功能。王冰对“横窍”和“纵窍”的论述，对拓展《黄帝内经》中孔窍结构的分布范围具有重要的意义，可能对刘完素创建广义“玄府学说”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 4 小结

综合上述，金元以前《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1) 奠基阶段：《老子》提出的“玄牝”概念与《引书》首创的医学“玄府”概念，为《黄帝内经》“玄府”概念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渊藪。

(2) 形成阶段：《黄帝内经》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之上，首次系统阐述了玄府的内涵，完善了其生理病理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构建了完整的玄府学说体系。

(3) 发展阶段：后世汉唐医家张仲景、杨上善、王

冰对《黄帝内经》玄府学说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张仲景不仅拓展了“腠理”内涵,还创制了大量开玄方剂,为《黄帝内经》玄府概念的拓展和玄府疾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不仅首次明确提出腠理就是玄府,还首次提出了“肾腠”和“骨空”概念,正式开启了由玄府向广义玄府的探索。王冰不仅首创“心孔”和“肺孔”概念,还构建人体“横窍”和“纵窍”微观网络结构,对后世创建无处不有的广义玄府,其功甚伟。这些医家的共同特点是围绕“腠理”和“窍”两个核心概念展开研究,不仅深化了《黄帝内经》玄府学说,更为刘完素创建广义玄府学说提供了理论依据。至金元时期,刘完素集各家之长,创造性提出“无处不在”的广义玄府学说,为中医理论发展和临床实践开辟了新思路。

### 参考文献

[1]盖红肖,张再康.刘完素玄府学说的继承与发展[J].中医药学报,2017,45(6):1-4.  
 [2]赵蕊,唐瑞雨,张紫微,等.刘完素玄府学说形成原因的探讨[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8):4342-4344.  
 [3]臧守虎,李爽,徐胤聪.道家文化背景下《黄帝内经》“玄府”新探[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2):580-583.  
 [4]郭宝,李金花.基于中医玄府理论探讨脾瘕的论治思路[J].中医药临床杂志,2022,34(12):2219-2222.  
 [5]张继,沈澍农.中医古籍中道家语言文化的传承研究[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37(12):808-811.  
 [6]汤漳平,王朝华译注.老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4.  
 [7]王筠.说文解字句读[M].北京:中华书局,2016:158.  
 [8]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M].武汉:武汉古籍书店,1983:306.  
 [9]许惟贤.古汉语小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756.  
 [10]俞正燮.俞正燮全集[M].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撰.合肥:黄山书社,2005:618.  
 [11]李道纯.李道纯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0:35.  
 [12]郑琳.张志聪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22.

[13]刘松岩.目科捷径[M].王全,王倩,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17.  
 [14]孟丹,刘欣怡,宋咏梅.古代类书“人”类目涉医文献探赜[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4,39(1):467-470.  
 [15]金钊,江昀峰.发生学视角下的玄府及玄府学说演化动力分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2):500-503.  
 [16]宋宇轩,周宝,张心钰,等.《引书》《武威汉代医简》治目痛法及对后世医学的影响[J].中医文献杂志,2022,40(4):11-14.  
 [17]张家山竹简汉墓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十七号墓》释文修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18]刘娇.据张家山汉简《引书》中的“精气”思想解读其中两处文字[J].出土文献,2020,2(2):93-103,157.  
 [19]郝慧芳.张家山汉简语词通释[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20]高大伦.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M].四川:巴蜀书社,1995.  
 [21]戴铭,张淑贤,林怡,等.黄帝内经素问[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22]高维娟,方朝义,张再康.刘完素玄府学说与临床[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3:3.  
 [23]灵枢经[M].周鸿飞,李丹,点校.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24]邹天远.“汗出当风”中医病因学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21.  
 [25]于斌,黄世敬.基于脑玄府与神经血管单元的相关性分析抑郁症的发病机制[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23,25(12):3837-3842.  
 [26]张仲景.金匮要略[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1.  
 [27]高鼓峰.医宗己任编[M].杨乘六,王濡谦,整理(辑评、补注).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134.  
 [28]李时珍.本草纲目(上)[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782.  
 [29]范天田,王建芳,藺福辉,等.“中医经典”概念、源流及分类研究[J].中医杂志,2023,64(16):1621-1626.  
 [30]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6.  
 [31]王明杰,罗再琼.玄府学说[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18.  
 [32]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15.

(收稿日期:2025-03-22)

(本文编辑:金冠羽)